

清代筆記叢刊

虞初新志

張

潮著

二

卷之二十一

二

虞初新志卷六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 駿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闥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絙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剗顏刻字鈎填充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偃偻入深洞捫壁投鐫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天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陲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續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豁斷谷私此數

石者為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闥雕楹，改為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元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脉者也。」羣公交書走幣，咸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以為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為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嫖，以為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調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為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皴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房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散骸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為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卧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數手，常高坐一室，與

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繼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為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礮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為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遊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為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為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疊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較之畫家為難蓋畫則遠近高

卑疏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況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煙雨窮愁字面。在詩雖為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嚴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

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自然而愜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真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

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為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為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閔仲叔之不受猪肝。顏叔子之蒸盡摘屋。尚未免為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為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富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羞。羞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
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
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
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
而歔歔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構下
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
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
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
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訶察往事。士
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
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為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
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齒
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為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
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

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繼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晴巖

天啟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恤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舫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為約婚姻。奉爨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自懾。

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慷慨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章於是熟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為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盛言或搏顙顙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為贖或趣裝走京師過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為謁兩臺以釋眾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眾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胛吏部昇肩輿眾爭吊吏部拱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鐃鈕鐐諸具眾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

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盡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為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鬻衣人。揚故牙僧。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眾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連斷兩頸矣。遂手銀鐺擲階。若然呼曰。囚安在。連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答之。傷其額。文元憤眾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眾羣擁而登。欄楣俱折。脫屣擲堂上。若矢石。然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緣桶。桶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廁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眾氣方張之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

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撻之郭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為析聲聚眾者誰為熱香號泣者誰為驍雄賣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眾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為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即所夷瑯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燄所熾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為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為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袞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袞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己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刻刻鏤大變舊法畫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蒨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啟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緡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眾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銘自

隨園公林監或訛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
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
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
明孤吹然非洞虛蕭寧稱子山文乎袞大喜遂別作一枝遺予彤以一卮一壺一觴
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蕭之壽計年計十人之
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袞乃
曰蕭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為蕭洞
虛子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萬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蕭其實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者其殆皆本於車君耶
又曰黃九烟先生為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衫如豪富公
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
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書蕭譜約三四十
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
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

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刻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尚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攜來不能為君奏矣學予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為余言令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為王謂王為霸也因讀蕭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射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二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為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

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為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為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當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為鬼之事而鬼能為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為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不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為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 榕文昭